



特別
A.21
4262
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y
2

八21
4262
2



夜譚隨錄卷二目錄

蘇仲芬

紅姑娘

陳寶祠

張五

阿夙

婁芳華

葛准

二目錄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58

<2002-255>

衣

望錫工

蠟精

小手

蜃氣

清河民

三京

龍黃



友誼隨錄卷之二



蔡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蘇仲芬

蘇太學桂字仲芬。肄業入都。為王給諫西席。王寓近梁家園。雖屬外城。地極荒僻。王患門戶偏側。屢居近市。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適坊間有空宅一區。扁鍵以求售者。相隔僅一街。王喜其密邇。乃以白金易券。

友誼隨錄

卷之二 蘇仲芬

一

公知諫殿延師
以教子弟焉
無成

無道于人便可
任之

思懼古今

焉闢荒除穢。聖壁糊窓。又費數十金。遂煥然以新。俾
仲芬及一僕一僮移居其中。王子弟朝往暮還。從仲
芬講貫。賓主甚便。或有言宅素凶者。仲芬曰。吾不信
怪。怪何由作。勿多言。徒亂人意也。居無何。妖異漸興。
一日薄暮。僕自市沽酒歸。見一屈背媼。目赤而多淚。
自厨下出。指顧間已泯形跡。又一日。瞥見一老翁。戴
軟簷白氈帽。獨立庭中。負手看月。長不及三尺。僕大
思此之輒隱。僮間亦遇之。獨仲芬無所睹。愈咎其謬。

後而媼條而命
條而女愈出愈
奇愈出愈妙

妾會鄉試。仲芬率其僕詣國子監錄科。約三四日。方
得出城。惟留僮守宅。時當七月。炎暑未消。僮支屏作
榻。當戶高眠。夜半一睡初覺。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
不禁毛髮如磔。蜩縮衾中。唯露一耳在外。以察動靜。
惜為板壁所隔。聽之不甚了了。聞聞數語。頗明曉者。
云。鬻酒熟矣。我不謀。今夕為婢子服役。並致老子黃
夜奔馳。適我與十一妹出澗時。渠哆口。全息。尻高於
首。詰其故。始知為婢子往市雞子。為沙回子家。獬犬

雖截錄數語已
傳出小兒女嬌
憨情態如見

夜評錄

卷之二

所逐坐此狼狽十一妹不情太甚轉憨笑不止我家
阿連大不平行當與婢子較論矣隨聞羣笑聲又聞
一女子罵且笑曰淫婢勿太輕狂明日二翰林來若
可聽最為可笑尚敢如此喋喋我等當釀金奉謝旋復有應答者聲
音清銳如燕語生生不復可辨直至五更始寂僮蓄
縮畏聳淚體汗流一夜不寐翊日逢人輒述之王子
少年每如此姪皆少年好事者聞之僞請于給諫曰蘇先生入城
館中祇餘一僮曾囑予弟兄暫就彼宿以防不虞用

賞之者縮頸在
流聞之者欣然
同往見鸞因自
不伴

飄然而來不與
仙子仲芬何幸
得遇此耳

是請命給諫許之二子喜躍並襪被以往飲至夜坐
始就枕席假寐達旦毫無所聞次夜亦然蘇已出城
二子乃移去遂亦以怪異為謬共相非笑再告亦不
之信矣越二日仲芬夜間苦熱起坐榻上恍惚隔窻
特信者紗見一人步履院內疑是僮僕未寢初不為意俄而
緩步近階徘徊月下髣髴戴髻始怪之就窻潛諦辨
是一女郎衣輕綃躡高履姿嫵娜已足銷魂既而
側身回睇傾絕人寰仲芬目眩意迷馬騰猿逐心知

夜評錄

卷之二 蘇仲芬

三

尤物惑人誰能
造此

西子南威其美
誰傳人見之
用細意二字妙
極所謂下字有
分寸也

真異而不克自持。女睨窓而笑曰：何物書迂，藉盤甫
徹乃便窺人家閨秀耶？仲芬應聲曰：蠶蝶苟無花香，
勾引狂浪何為哉？聞子擾我，僮僕屢矣。今既遂披觀，
盍入郎斗室，一示玉容，則書生雖死，應亦得好處也。
女不答，但啾啾笑之，以鼻欬步而入。秋波流慧，嬌媚
可憐，竊意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仲芬揖坐榻上，調水
水剖沈瓜以進。女著藕色羅衫，如薄霧籠花，玉肌依
稀可見。碧紗裙下，見粉光綴綴，挑燈觀之，則跣足也。

自是仲芬眼盼
不廣

因知漢成帝持
合德足則心動
有由來也

此時乃與之講
聖人胞與之道

朱履。仲芬以游語入之曰：古有赤脚婢，卿豈其流亞
歟？女驟然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履。古美人未約
足時，疇不如我汝第未之見耳。仲芬戲捉一足，諦視
之，蹀躞豐妍，底平指斂，長止六寸，撲鼻作異香，心大
動。突前擁之女亦不拒，遂相狎暱。盡夕，綉繆雞鳴始
去。自此無夜不至。自述姓花，世系隴西，徙來順天兩
世矣。宅後梁家園，兒家故居也。與君有夙分，故相就
耳。仲芬曰：誠非偶然也。第聖人之道，胞與為懷，故萬

何分暇

不謂聞錄

卷之二

心既愛之亦不須問

物並育而不相害予洞此理久矣卿狐耶鬼耶幸勿
 見誑女笑曰兒吾亦謂然仙子也奈何疑為狐鬼仲芬曰否否
 吾聞之山書曰不死者不食而神往見卿飲食如凡
 人且不戒葷酒近哉必至見笑于女女子而後已仙子固嫌是乎女晒曰人謂執而不
 化者為書癡今信然矣君既以書致詰即請以書解
 紛君獨不見神仙諸記之所載華龍肝麟脯唯仙食
 之玉醴金漿唯仙飲之他如千年之桃萬年之藕百
 石之膠鳳凰之臍以及交梨火棗琉璃液霞觴凡此之

一語惹出如許
 議論滔滔不絕
 蘇乃詩塞不能
 一語回身亦殊
 可笑世之胸中
 無物動輒欲與
 人講聖人之道
 者須防為人所
 穿也

屬散見於詩書者指不勝僕仙人安有不飲食者且
 君言過矣若不飲食即可為神仙矣何蠶食而不飲
 春盡輒僵蟬飲而不食秋殘便枯蟋蟀不飲不食乃
 朝生而暮死謂為神仙可乎無奈何語不可仲芬語塞但輕拍
 其肩曰卿佞口奪理吾不復與爾置辯然既自稱仙
 子矣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
 否女曰君才疎而氣高每從輕薄朋友務為諧諛此
 大不利夫隱惡揚善現在功德何惜齒牙餘慧而必

不謂聞錄

卷之二

蘇仲芬

五

女能規戒其惡
同自不凡仲芬
洞悉聖大胞與
之道何獨不明
言行之理以是
知口順神原無
蓋于身心也

夜讀院錄 卷之二
以撲訥為耻唯尖巧之是逞恐滑稽之名一立而福
祚亦從之而滅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今科復無
望矣君苟從此自新功名中尚可小就否則會當見
君于餓芋中耳仲芬聞之面灰心死悚然再拜曰鄉
言深中膏肓敢不佩為弦韋女去數日不至場事畢
仲芬文章佳甚同人決其不出五魁及曉揭竟落孫
山女至仲芬幾背欲泪女慰解再三諸同鄉有操眊
噪者約登陶然亭因舉酒政仲芬醉後不檢雜以四
故態復萌

能汗顏

帶裙本作舉社

自暴自棄落拓
終身不亦悲乎

子佛經日暮歸寓女已在房正色責之曰聖人之言
何故侮之取罪大矣君正如吹腹猪脬毫無骨力所
謂糞土之牆不可朽者兒相從欲胡為乎言訖忿忿
出房仲芬慚作無地踣而牽裙女褰衣而去遂不復
至仲芬始而緘密久而漸泄于門人索觀其衣薄如
蟬翼約重六銖後數年王子姪同入館閣二翰林之
說始驗仲芬躋棘圍不獲一薦更思女子容色咄
咄書空又一年竟以貧病卒於京邸柩厝義塚至今

蘇中序

不得見亦一恨事

未正首邱李高魚與仲芬為總角交習知其事時向予緬述之詢及女衣所在已歸給諫携去江南矣
閑齋曰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予力辯其為狐恩茂先曰無論是狐是鬼仲芬儒衣儒冠而為人師表者較此女為何如

蘭巖曰輕薄之口見棄于狐况於人哉乃當聞言再拜之後復不自檢褻瀆聖神是自取罪戾也讀書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紅姑娘

京城敵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為狐鼠所棲內城東北隅角樓內有一狐化為女子紅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艷麗絕倫守城兵往往見之咸知其非人而罔不狂惑失志以其衣紅共以紅姑娘稱之間有儂薄少年或際良宵薄醉一動色心至樓下薄言往挑即聞嬌音曰因勿妄為也歸輒頭疼難忍不則脣忽腫起如桃必哀懇悔過乃已以此羣畏之無敢

狐能守正千古罕聞

馬盡多少火非
媚不能惑人非

知趣

戲言者步軍校赫色年六十餘矣。一夕上城直宿。獨坐舖中。思酒不得。二更後門外聞彈指聲。亟問不答。啟戶視之。則二八佳麗人也。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睛。後隨二雙鬟婢捧酒盒。立月下。校素有胆。驚定即悟其為狐。詢其那得深夜來。此高城。答曰。兒洪氏行三。知翁思酒。謹以家釀相貽。校大喜。延之入室。即以其携來之酒肴。借以款倉卒客。醉後與高問三姐有所求乎。女曰。以狐媚惑人者。皆有求。

改不能有心
得千人狐早見
及此矣

下人者也。翁一身貧病且老。兒何求於翁。所以親近。翁者。以翁有大恩于兒故也。校茫然不解。所謂女曰。翁乃忘松亭贖兒之事耶。校始大悟。嘆惋者久之。遂認為義女。自是每當值宿。校必多方散其儕伍。獨扶節至角樓下。告曰。致語三姑娘。我今日上班矣。至晚女果至。二婢隨進酒饌。珍美錯陳。校夜夜饜之。每心有所欲。未發。女已逆知。無不咄嗟立辦。校嘗以玉環贈女。再拜以受。什襲藏之。校與話談時。自念皤然一

居然家人兒女
閱切情深溢于
言表令人妬殺
羨殺

醜
洗也

不詳附錄
翁將旦夕犯霧露泣數行下女曰無傷兒視爹尚可
三十年活也乃授校以導引之術行之頗効女無他
異處唯喜醜面一夜恆四五次校少子方娶苦無盃
盤將賃諸市女曰是無庸兒當為爹假之至期果有
金銀器物雜然陳于房中不測所自家人怪之校以
實告始各欣喜事畢已皆失去矣校次子為護軍聞
女美潛上城至直所從窻隙竊窺竟無所見但翁一
人自言自笑自飲而已校酒後偶匿其玉翠歸家旋

入有先知之明

失果有急需女必周以巨金則盡朱提也如是者十
餘年女一夕忽慚然慘泣曰緣已盡矣從此永別校
驚問之不答五更後哽咽而去校亦酸惻然未知所
云所以永別者翌日執金吾以校年老請于朝勒令
休致校乃嘆悟先是校當壯歲時為驍騎校從征噶
爾丹凱旋至松亭同人捕得一黑狐欲殺之以取其
皮狐向校哀鳴校心動以金二兩贖而縱之事三十
年矣不意至是乃獲其報後校年至九十餘無疾而

反置遺采
卷之二紅姑娘
七

終狐亦徙去不知所之

蘭岩曰。狐以異類。猶知酬恩報德。貞靜自守。不
甘以媚惑人。奈何世間以七尺之軀。脅肩諂笑。
干求於人。恬不為怪。而反以守正不阿者為庸。
人因自居為識時務之俊傑。比比是也。吁。可慨
也哉。

陳寶祠

蒲東杜胤。姿質美秀。年二十未婚。雍正初。從其舅為

不至死處不能
得此生機理或
然耶

賈於興安。舅年老常居布店。使胤販貨。恒往返秦晉
間。一羊率二次。一日發自褒斜。入棧道。正苦崎嶇。欻
一虎來攫去其僕。胤驚惶失足。墮深壑中。幸為落葉
所藉。不致損傷。舉首四山入雲。無由得出。無何日已
暮。林深箐密。泉水亂鳴。据石自傷。徬徨無策。既而萬
峯皆暝。羣動盡息。隱隱見林際燈光。胤大喜。速遵以
就之。至則巨第一區。門客駟馬。門旁別有小室。燈火
熒然。叩之一長鬣叟出。訝曰。郎那得來此。告以故。恍

舞見市井之人
下人府第僮僕
侍立姬婢竊窺
一時手足無所
言耳目無所知

然曰郎其杜氣乎。氣詫曰：然翁何以知之。叟曰：主人待郎久矣。請暫憩于此。當為郎先容也。呼媼出，款叟自去。俄偕一僮，提絳紗燭籠，空息而至。促之曰：主人佇候，請速往。氣從之，入朱門，漚釘獸環，宛似王侯第宅。歷院落數重，悉雕牆峻宇，刻桷丹楹。僮僕往來，絡繹不絕。復有羣聚窺客者，粉白黛綠，累足駢肩，竊竊笑語，氣自慚。市井頗益，逡巡先至一溜室。童子進澡豆，浴訖更新衣，易冠履，始引之達廣廳。主人揖之升

跼踏之態令人可笑

社至此不知作何光景未免貽笑大方耳

階分賓抗禮。覲主人年可四十許，赤面修髯，被服五采，非復本朝制度。氣驚疑殊甚。主人致敬曰：郎與小女有夙契，今當了之。幸勿却也。氣達心而懦，不能盡其辭。唯再拜諾諾而已。主人亟命成禮。儻至，見侍女如雲，笙簫聒耳，擁闥秀搭面而出。繡衣韞玉，珮珊。珊堂中設紅瓊瑜一交拜間，麝蘭芬馥入腦薰心。及入房，合香注目凝睇，女容華絕代，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艷射人。雖未覩姑射飛仙，郎此竊懸擬之。定情後

不聽良言致遭

好和無間。問青春幾何。日十六。何姓。曰。姓陳。父為何官。曰。未嘗筮仕也。三朝親戚來餽者數十家。則盡富貴也。氣獨與主人之甥封生者相與莫逆。女時誠之。曰。大人無嗣。方欲郎充半子。郎孱弱。封哥性暴戾。可親。不可近也。氣領之。而不能絕。際女滿月。親眷咸集。氣拉封飲于房中。時當暑。封醉後。裸袒浮白。氣讓之。曰。此晏私之地。令表妹果暴戾雖不在側。亦須稍避嫌。奈何。疎狂至此。封輒怒。裂背相向。曰。汝本錐刀小子。窺窬

橫逆殊為歎惋

分毫。吾憐汝游泳似鯽。聊執柯斧。得蒹葭倚于玉樹。何啻登仙。乃酒後載嗽。折辱于我。其將以我為匏瓜耶。氣亦怒。提座側銅躋。擊之。復托毀其履。封跳怒。咆哮聲如唬虎。諸親來救。排解紛紜。舉室誼囂。掖封慰去。氣猶追出戶外。嫚罵萬端。主人色變如灰。當階鵠立。呼女至前而撫之。曰。奔蜂不能化羸蠋。越雞不能伏鵠卵。予以杜郎入贅。勝負螟蛉。不意開罪封甥。禍不旋踵。亟當遣之。勿緩也。女俯首悲啼。不能成語。氣

友誼直承

卷之二

三

氣亦壯奈不
辨時勢之非耳

天數使然人不
能為廢書歎

一段良緣化為
鳥有真即夢耶
作如是觀

夜記
卷之二
聳之悲憤自投于地曰大人何遽出此言致謀離邊
諒封蠢然一物行類灌夫自恃葭葦驛騷中葦氣雖
不敏願與旗鼓相當必不貽大人之戚也主人慘然
曰封甥雄踞此山歷有年所杜郎什伯未足與京老
夫與弱息並闔宅老小無可畏封生者獨慮杜郎畏
畏獨立瑣尾空山蹀走羽飛悉非長技不若出於幽
谷歸慰父兄天實為之勿復留戀氣慟甚跪不能起
女亦失聲主人乃遣兩婢掖氣出門頓覺兩足離地

漸入半空瞬夕間已置身棧閣二婢隨化雙雉鳴鳴
而作氣驟然若失徘徊四顧適閣畔有陳寶祠荒廢
殊甚氣入待旦仰瞻所祀神則儼然所見感觸再拜
涕泗滂沱次日乞食返與安舅大驚致詰氣告以故
舅素博雅聞之喟然乃為之解曰封生者即虎而攫
僕者也廣異記有封使君之事故襲以為姓汝亦記
十五歲時從予至鳳縣南捕得一雌雉擬至邸第欲
烹之汝憐其哀鳴潛縱之去是以云有夙契也古人

迨天奪其饒矣

夜言院錄
得之而勤。吾儕小人無可希冀。唯當致富耳。後舅死。氣經商數年。累貲百萬。他日過落澗處。引領悵望。兩淚交頤。重修陳寶祠。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

蘭岩曰。物猶不忘舊恩。可以人而不如雉乎。

張五

知縣某病怔忡。日夜心悸。恒糾合家人數十輩。通宵列燭環守。而猶一夜數驚。越半月餘矣。坊間有張五者。年四十餘。夙豐。豆腐為業。常起五更。一夜違時。四

操業如此其勤。可見勤為美德。

解手便

餅云相煩而又。口不可推諉。大有挾令之言。迺其懇話頭。

更便起。囑妻作腐。妻曰。無乃太早。張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賣。亦大好事。汝起點燈。我暫出解手便轉也。乃啟門至街內。方欲登溷。忽有二人過其前。喚曰。張五。此間來。張以為素識。從之至街口。同立人家屋簷下。審視二人。竟大昧平生。各着青衣。垂綠頭帶冠。紅帽靴。朱票酷似衙門中隸役。向張曰。有一事相煩。不可推諉。張問何事。二役曰。不必窮究。姑同我等去。言畢。嚮東走。張心大不願。而兩足殊不自

夜言院錄

卷之二 張五

七百

鬼卒固無能為
特人所為不善
有以喚其來耳

如此鋪陳環守
何等熱鬧孰知
真間早使鬼物
以彌其隙而捉
其魄乎

當其為六八時
行事不善亦日
謂唯我獨尊矣
豈知為鬼卒所
鄙屑而辱罵者
不旋踵至于吁
可不畏哉

由踉蹌隨行繞山街市至知縣衙門棧桓前見六人
立大門下躬擐甲冑皆長八九尺二役不敢進乃轉
至衙後一水竇前使張先入張不肯二役推之不覺
已在牆內二役亦相繼入歷高垣數重悉如此竟達
寢所窓上燈光甚明命張窺之見知縣某呻吟於牀
床角及脚後坐婦女六七人地上滿鋪扇毯亦有男
婦八九人羣坐其間還告二役二役亦來窺五更向
盡一役頗憂惶相與頻頻窺伺又移時某稍安諸男
寫來怕人何知此怯
幽境可思稍安即干

死近矣
女倦憊殊甚或斫而殛或寢而伸二役喜躍急取一
鐵鍊付張曰汝速入房將此鍊繫知縣項上勿恐勿
怖竟牽之以出張驚曰彼知縣官長也我何人敢相
近乎二役曰彼雖為官長而貪財好色濫殺酷刑今
且為罪人奚復可畏張趨趨不敢前二役慌遽復
極力推擠之璋皇間已在房中不得已卽以鍊繫知
縣頸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舊路張回顧知縣
已繫頸同行矣大駭知縣默無一語甫至宅後見一
權勢嚇人矣
何等可憐
小人行徑
無用
驟無復有

當面辱之指之
証之將何以爲
情類首不言形
狀一何可憫

欲哭不得痛遭
批頰捕役之凶

在日
處人之苦宛然

說得平綽無甚
要緊旁人解勸
不過如此安知
物已入未嘗不
知天數哉

男一女作淫戲于牆陰畧不羞避二役過之張問曰
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膽不畏人也役指知縣謂張
曰彼女子卽渠之愛姬翠華彼男子卽渠之變童鄭
祿也同渠病卧故私約于此彼方自謂隱密豈暇見
我輩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晰哉張自知縣而笑知
縣亦頰首不言至水竇前復見二人結束同二役亦
械一人囚首饋面而立二役問曰已拘得乎應曰拘
得矣其人見撫君欲哭役急批其頰而止張私詰此

人爲誰役曰卽渠之幕賓主刑名者郭某也與同案

故同拘耳話聞聞內宅哭聲羣起役曰時至矣遂出

至坊間預有二人駐因輦二輛相候于通衢四役因

納知縣與郭于輦中囑張曰汝自歸慎勿洩于人也

言訖超羣叱牛而去張至家雞已鳴矣見妻背燈而

泣鄰婦三五人從旁勸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矣天

數風定也况氣未絕俟天明延醫治之料無妨也張

聞之大驚失聲一呼豁然如寢寤則身卧炕頭妻坐

舉城軍民方且畏之。士之豈料其彼。視時固如此之復。復可憐耶。

守於側。鄰婦捨攘滿室。張咨嗟不已。妻見其復甦也。驚定而喜。張問胡為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視。汝僵卧簷下。逸鄰人扛入室。手足雖溫。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時。已半夜矣。何幸得復生耶。張始悟前此之事。皆魂魄所為也。起身揖鄰婦而謝之。各欣然辭去。張乃備以其故告妻。妻亦駭嘆。比曉。舉城軍民擾亂。僉知知縣於五更時死矣。密訪郭幕亦同時暴亡。張不謹。漸洩于人。某之子聞之。大恚。械送

縣。笞三十。鞠鄭祿及翠華。私通事。果不誣。杖鄭祿于縣庠。死囚圍。縊翠華于園。以殉。事出雍涼間。秦人至今述之。恩茂先曰。誠然先大父亦嘗言之也。

蘭岩曰。罪惡貫盈。天奪其祿。鬼得而辱之。民得而欺之。回首臯比臨民。其威權安在哉。鬼卒不能繫其頸。而假手於張。非鬼卒不能也。特欲使張目擊之。以暴其惡耳。

阿風

品註得當不致
作誇語

妙麗

某宗伯致仕家居。以數千金買巨宅一區。宅後樓九楹。空無人居。但貯什物。恒高鏤。往往見異物。宗伯四子三女。女皆嫁巨室。三子亦婚名門。唯第四子甫十六。未娶。房中侍女海棠者。年及笄。頗慧麗。適宗伯偶山遊未歸。海棠寢至夜半。忽為人昇至樓上。見錦屏繡幙。畫燭垂筵。坐客十餘。輩男女相半。履舄交錯。酒炙並行。命海棠起着衣。俯觴棠面。賴以不習對座中。穉齒女子。丰姿妖冶。鬢髮如雲。衣廣袖之襦。把文犀

老獨閑情

之蓋舍笑謂棠曰爾非爾家四郎房中婢耶。我與爾知之何熟

家四郎夙有緣。魚軒不久入門。自是一家人。無事覲覲也。棠倚柱垂頭。不作一語。酬答一靚粧女子。齒尤穉。罵曰。奴種不堪。作養。噤口慍色。欲誰仰。汝之眉睫耶。此等人。祇可侍盥櫛。捉箕帚。那曉歌舞中事。縱使能歌舞。亦不過牟牟作牛鳴。得得效驢跳。三姐耐煩。與語。又一少年男子曰。我道莫教渠來。三妹執不聽。今何如。轉壞我一縷新綾襪。污印十箇膈。文滿座大

未、妹、四、即、俱、為、禦、侮、耶

笑不覺哄堂前女子有羞愧色向少年曰四哥何太
 小家相亦學九妹嘲笑于我耶海棠雖賤顏色姿態
 且遠勝四嫂今當稠人廣眾不肯作倡優伎倆正見
 其尊重處何必相強且襪一緡值錢幾支亦流于齒
 頰乎妹以其初睡不便令作赤脚婢故聊為假借亟
 當奉償耳苟有污妹當代償八緡少年語塞避席以
 謝之曰三妹嬌養慣性情猶昔日耶聊以相戲何遽
 破顏今知罪不敢復置喙矣女不顧命海棠還少年

豈肯以棠為一
 家人而左袒之

襪仍使人送之下樓置故處棠汗下如雨心大悸
 同宿二婢醒告以故二婢亦懼次日白諸四郎四郎
 白其母母怖曰此必狐鬼戒勿至後院四郎私叩海
 棠心艷女子之美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頻頻窺伺
 後院徘徊間瞥然一物墜面前拾視之則鏤金條脫
 一隻也懷之以歸出示海棠棠曰此狐之物不可取
 四郎不聽棠恐為已累告夫人夫人素嚴厲怒曰不
 肖子豈不聞不聽不聽老人言恹惶在眼前耶呼四郎至

脫

未免選事其以
鍾清不忍坐視
耶

夜讀隨錄 卷之二
索條脫觀之柳枝一圍耳痛訶之且命行杖兄嫂畢
至環跪求寬正紛囂間聞有女子厲聲干北窓之下
者曰此汝家亢宗子弟奈何撻辱至此所謂慈母固
如是乎夫人知為狐遷怒曰人家教誨兒子何與爾
狐狸事狐曰困果何與我事特念四郎年少故不忍
其犯夏楚不然即打死又何妨耶大郎怒欲出殺之
聲言覓刀二郎三郎阻之不令往狐亦大至眾口沸
騰飛瓦入房器物皆碎夫人懼不復敢出聲羣狐淪

海棠何幸遭此
窘辱

惡極

時始寂。于是晝夜乖戾。妖異旋生。二郎乘馬上街往
往途中失去二鏡。海棠如廁。猝遇紫衣少年。撲之接
吻。力拒久之。旋失所在。他侍女所遭尤強暴。大郎新
授中書舍人。同僚出貲公賀。至日。門之如市。庖餽人
誼。賓來。絲肉並陳。水陸咸備。乃舉酒獻酬。則酒皆馬
溺。下箸。欸布。則箸有糞蛆。客大譁。以為歲弄。大郎悟
為狐祟。力白其故。客甚無聊。踵接而散。大郎送客去。
恨憤至樓下。跳罵逾時。二弟力勸歸。餒甚。妻曰。厨下

夜言... 卷之二
二
饕餮極多。蓋取食乎。乃命婢索點心。啖之頗美。及入喉。覺蠕蠕動。咽啐有聲。急吐哺視之。則盡疥癩小蛙也。遂大嘔。不敢復食。日暮出飽於市。親與相戒。不飲食於其家。大郎有內弟。為侍衛。少年好事者也。來省其姊。話及狐事。侍衛笑曰。鷲鳥纍百。不如一鶚。汝家無膽勇者。何以彈壓妖魅。我今夜住此。必獲寧貼。即不然。亦當為彼勦敵。大郎曰。汝狀如婦人女子。狐見之。且恐有異圖。夫何能鎮靖之。有侍衛忿然曰。姑待

之。今宵即見功效也。會夫人歸寧。大郎乃留之。及暮欣然携襪被。獨宿樓下。其姊及二郎三郎諫止之。悉不聽。入夜初無聲響。益垣率久之。體倦即就枕。至四更。大郎寤。擁衾起坐。敲火吸烟。聞牀下似有鼾聲異之。撼醒其妻。共起燭之。見一人僕卧床下。身無寸縷。大驚。呼有賊。婢媪畢集。擒而撻之。其人驚寤。則侍衛也。眾大駭。侍衛慚愧無地。大郎以衣衣之。叩其故。不解。何以至此。昧爽驅馬而歸。衣服履襪得諸圍中。汚

天言自負幸遭
侮弄與松溪篇
可稱二絕

語甚得體

宗伯行所無事而狐怪定一經誇詡輒生魔障且矣滿之招損也

穢不可復著。三娘晝寢。為火燒其衣。撲之愈烈。倉皇脫去。衣固依然無恙也。怒罵不已。自此為患益甚。或聞中穢物懸諸大門。或下體褻衣拋之當路。衣未製而先燬。鏡甫淬而旋昏。浹數旬。宗伯遊山回。夫人備迷家中事。議遷居以避之。宗伯曰。婦人信邪。偏多疑懼。勿復擾攘。自獲寧謐矣。越半月。上下果相安。咸以為主人福佑。宗伯亦頗自詡曰。何如。可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又數日。忽聞人全息。入白方大人來拜。

魔生矣。

行徑可異

矣。蓋少宗伯方公文名藉甚。且為宗伯鄉試座師。一朝枉駕辱臨。舉家欣感。急索衣冠出迓。拱之升堂。再拜起居。坐云則坐。方公久坐不去。言語葛藤。又深怪宗伯疎慵。不常存問。宗伯汗流浹背。謝罪不遑。方公未刻入門。酉時進饌。自漏下以迄午夜。語猶刺刺不休。宗伯精耗神昏。百骸俱倦。支持鼓勵。強作笑言。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若啞。若聾。宗伯罔測其故。願使大郎侍側。潛窺但見面上茸茸。不辨何物耳。語宗伯。

真是絕倒

究竟宗伯能見
其大出言獨得
大體

如此一番言語
狐不得不心折

狐雖異類原自
知禮

另是一番描寫
無不入妙

夜譚後錄 卷之二
宗伯大疑。即前審諦。烏得為方公。但一芻靈。踞右席。耳父子不勝駭異。既而知為狐所弄。乃大笑曰。騙得好。騙得好。當時上下無不捧腹。遲明宗伯扶筇至樓下。曰。主人寄聲阿紫。吾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燠。以所憑者得其地也。况狐之為物。歲久能仙。既能于畧。有。窮何必于人為祟。如謂炫其幻術。則幻術豈足服人。倘用以驚愚。則驚愚何堪。利已胥出。下策終非上乘。吾今與汝約。請劃粉牆為界。樓九楹任汝所為。牆以

南主人居之。兩不相侵。言歸于好。如復相擾。則背城借一矣。樓上無有應答者。遂鳩工堊粉牆。橫亘東西。長逾十丈。一夕深宵。獨坐。見一翁一嫗。貌殊奇古。率男女五七輩。同拜于地。謝曰。公真豁達大度人也。昔者之言。敢不受命。特四公子將有大厄。願以三女阿。夙者充公子妾媵。旦夕呵護。聊以報德。幸公勿棄也。宗伯問阿夙安在。翁指示之。宗伯諦視。穠不短。纖不長。國色無雙。平生所未覩。喜而諾之。問何日親迎。翁

狐勝于人

媪曰。旗俗不親迎。且既承慨許。當即令其趨事舅姑。
敢議禮乎。等辭去。不復為崇。越三日。宗伯與夫人方
坐談。驀見一女子。搢簾入。畫衣素面。而拜。自稱阿鳳。
奉父母命來侍四郎。夫人見其慧麗。亦喜而安焉。女
爭舅姑極婉順。妯娌之間。亦甚和好。夫婦異常纏綿。
操作甚勤。女紅精妙。無匹。與海棠尤相得。會夏日大
雨。大雷。女驚惶失措。抱四郎卧帳中。現形為一黑牝
狐。四郎無計擺脫。不勝志忑。霹靂繞屋奔騰。逾時始

定。狐復化為女。跪謝四郎欣喜之色。可掬。夜半遂失
所在。後不復來。四郎思之不置。後四郎早貴。官至閣
學。是蓋狐欲避劫。故托庇于四郎。前老狐言公子有
厄者。妄也。觀其逃劫而喜。去不復來。始有意。終無情。
概可知矣。

蘭岩曰。為避劫而自來。甫逃劫而竟去。竊為此
狐所不取。

婁芳華

何處來此雙妙
令人銷魂

妻芳華籍輔氏二十未婚從其舅氏楊尉於藍田邑
有董孝廉者居輞川富于學楊使妻從之遊往返頗
遐中途有古剎至則信宿焉率一月一歸省舅居無
何緇衣寥落一老僧僅存目且雙瞽妻至唯獨宿西
院無可與談值仲夏復經其處日將暮枯坐無聊賴
散步寺門前覺有異香有頃香漸濃倏見一女郎從
一婢遵山徑自東而西年可十六七姿容美麗目所
未睹掩袂而過數回首盼妻若甚注意者嫿年亦相

恍聞小兒女角
口聲妙甚

等明眸皓齒頗賦媚妻心蕩繞出捷徑未免言時而揖之
曰山深日暮小娘欲安之乎女却步羞澁倉皇歛衽
嫿極坦率直前以身蔽女而應答曰何處小郎強來
與人家閨秀語我家小娘子出身矜貴門楣王謝甲
則何又獨行山徑第金張雖至親如弟兄稍涉疎遠者未嘗輕交一言
况于葭莩更何論行路郎君冒昧乃爾其欺我雙鬢
雜穢不能握拳透爪徒為嚼齒穿齦耶言訖掩口視
女而笑女亦粲然妻察其色不愠乃偽為踏跼再拜

夜譚道錄

卷之二 妻芳華

三五

忽作方止語

妙語無人復道

而謝曰。小子無狀。見子從小娘。日暮耦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意者蝸居伊邇。草榻空懸。私願孔奢。欲留一宿。小子萬幸。得濫厠居停。小娘或不肯。猶望子善為緩頰。胡為翻來。請讓。所謂可兒者。固若是耶。婢格格笑曰。書癡愚而詐。幾令兒無以應。當從惡小娘子。與汝角口矣。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女掩笑曰。男女不親受授。可同宿乎。婁聞之喜。鞠躬而前曰。蘭若雖隘。足以偃息。否則同榻。亦權宜之道也。女不言而笑。

酸氣可厭

婢因一手把菱。一手攬女腕。舉之使相就曰。好好千里姻緣。似綫牽也。今日郎君有言。操地之神。無不聞之。泉水松風。悉為羔鴈行矣。無辜負普救佳會也。乃與婁同掖女子入寺。婁以寒儉。恐貽笑麗人。頗形惶遽。女子笑語婢。婢笑曰。主人倉卒如此。何苦諄諄款客耶。因命婁于佛殿前。設長梯。婢旖旎而升。巡簷探取爵。數十枚。袖中出銀銚一具。復出一漆盒子。取油少許。色如酥。炙。數盈銚。又出酒一罇。色碧而香。

...

...

...

烈味極醇。妻與女對食。香美無匹。是夕同寢。妻幾死于溫柔鄉。詰朝握別。共訂後期。女曰：此間雖僻，猶結廬在人境也。兒家去直西僅十餘里，有屋數椽，可以避囂。白板屏外，有古杏五株，甘棠一樹，可誌暮當遣侍兒來導。郎君一見過，妻諾之。女與婢出門西去。妻悵望良久，遂不復之。朝川出入寺門，引領以待。抵暮，婢始至。見妻輒笑曰：郎君玉立林下，縹若神仙，無怪娘子殷殷。汪念半日數十次，促奴來也。妻見之，驚喜。

娘子亦心動耶

何等親執

欲狂問小娘子所在。婢曰：但踵奴行，無多問。乃相與越澗循壑，逶躑于岐嶒，確間歷數欽崎。妻履襪盡穿，不堪其憊。而婢子踐流躡石，其行如飛，約十餘里。于山谷中入一橡林。時日已西沉，風聲如吼。但覺濃陰染袂，空翠爽肌。漸覺異香撲鼻，宛轉間抵一精舍。花木蕃盛，泉石清幽。婢曰：至矣。郎君非倉卒客，可即入也。妻入見女，倚欄待，相見歡然。婢治具，作供羅列。山珍而以爵釀為上品，意女羊棗之嗜也。房中位置。

名雅甚

悉與世異。女喜作古粧。小婢外更有垂髻女七人。盡苗條婉媚。女馭下極嚴。諸婢無不仰其眉睫而待前。婢獨寬。時呼其名曰收香。八人中收香慧黠尤甚。又有老婢年約七十。獨司庖醢。亦來窺覷。轉身即笑。謂諸婢曰：阿堵貧兒，乃老身百十年前藥籠中物耳。娘子少見多怪，輒一交若醜，竊恐非耐久交也。婁聞之，頗恚。報收香為之禦侮曰：彼自惠好，無尤于汝。何干涉百十年前事，污人耳久矣。奈何復舉以告人，殺饒。

老婢獨能見遠

收香快人快語
作事亦爽

之外縫紉補綴為汝事。其他不必干預。且郎君處此于汝亦大有波瀾。獨不念栴中餘潘梓中贖蔽。又誰曾與汝爭一七。一箸耶。七婢笑以和之。婁與女亦各拊掌。老婢慙而去。居月餘。婁欲歸省其舅。女難之。收香悻悻以兩手撫婁背推之出門曰：郎君心堅確，即強留在此，亦寡懽情。請速去，勿稍淹也。婁未及應，而雙扉已闔。乃悒悒覓路而返。甫至僧舍，已遇其舅。率數僕搶攘而至。見婁大譁曰：汝一人何之耶。婁不得

文選卷之二

婁芳華

七

已。以實告。異。舅。浼。冰。人。為。娶。女。也。而。舅。大。驚。曰。深。山。之。中。何。所。不。有。據。所。遭。必。妖。魅。也。亟。糺。合。鄉。勇。數。十。人。促。妻。導。入。谷。中。至。椽。林。妻。頗。俄。延。舅。怒。以。馬。箠。撻。之。妻。終。托。言。迷。失。不。復。能。記。憶。舅。束。手。曰。然。則。將。奈。何。方。欲。謀。歸。去。忽。林。間。有。異。香。襲。人。眾。異。之。復。返。入。林。循。香。氣。至。一。山。洞。藤。蘿。附。石。喬。木。于。章。洞。口。香。氣。倍。濃。舅。曰。此。必。妖。物。窟。宅。未。可。擅。入。以。火。薰。之。可。也。于。是。伐。枯。積。朽。燭。火。燒。之。煙。入。洞。中。為。風。所。吸。聲。颼。

定縣尉景象

部奇惡

分司謂情種

颼。然。俄。有。獸。突。出。鄉。勇。以。鋤。奮。擊。盡。斃。岩。下。一。食。以。得。香。麝。二。頭。獐。七。頭。蒼。狼。一。頭。以。驢。載。歸。縣。中。食。肉。寢。皮。妻。由。是。痛。恨。眠。食。俱。廢。一。月。後。病。遂。不。起。闕。齋。曰。麝。之。見。獵。以。臍。之。有。香。也。象。有。齒。犀。有。角。鶻。有。尾。鵬。有。翎。鱗。有。皮。鱗。有。膏。螭。有。甲。蠅。有。珠。貂。有。毛。蚶。有。膽。皆。麝。類。也。彼。方。自。以。為。天。之。篤。之。而。不。知。天。之。毒。之。也。惟。人。亦。然。女。有。色。士。有。才。蘭。岩。曰。二。獐。以。情。死。以。香。敗。倘。能。自。守。一。時。之。

慾則古洞幽深誰復得而擾之哉甚矣情慾一動即死機也香氣所聞即敗兆也惜哉

噶雄

噶少小也。雄俊美也。炮罕人稱噶雄。猶中土人之稱少俊也。噶雄者何人名也。人而名噶雄。以其人少且俊也。雄楊姓。本粵東人。其祖為河州副將。卒于官。路遠。柩不能歸。葬河州。遂家焉。父錕為守備。四十而死。雄幼孤。長養叔嬪。叔錕為千總。是時大同周公文錦

先叙名是找有公
筆法

為河州副將。憐其宦裔落拓。乃以雄為餘丁。令掌書記。雄年甫十七。慧黠得人心。周有少女。尤眷愛雄。時與飲食什物。雖無他事。而兩心相慕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務子者。年與雄埒。為人亦狡。繪穎秀。日與雄同供書房役。使夜則直宿齋中。際夏月。務子宿廊下。雄宿軒內。因苦熱。戶牖不閉。一夢初覺。映著月光。見一女子立榻前。大驚。蓄縮不敢動。女以手撫之。小語曰。莫怕我來矣。聲似周女。審睇不訛。化驚為喜。急

極樂天安樂
渾足以銷魂矣

起問曰深夜間何事到此女笑曰憐子鰥寂來相伴
耳言訖亟解衣升榻啟衾而入肌理膩潔拊不留手
香氣馥馥奪魄銷魂欲為柳下惠不能甞勉矣是夜
綢繆至五更始去雄冥按其樂如醉如夢恍惚之况
猶雲雨之鎖陽臺也次日入內周女方曉妝雄日之
微笑女亦笑迎之雄終慮洩于務子假周命令務子
宿箭亭務子謂箭亭自有老軍直宿何事需我雄曰
主人命誰敢致詰務子唯唯雖移襪被去而心疑之

良宵一刻千金
雄可謂不負

夜半踰垣觀其動靜甫至階下即聞房中笑語由牆
處竊窺意隙月射四壁纖毫畢照見雄方與女狎辨
為周女心大動精洩而返老軍方反側于牀問焉往
務子以登園對老軍怒曰吾通宵常不寐何事不能
覺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為不吐實亟當扭
稟轅門官矣務子懼因以實告老軍本冬烘聞之駭
曰以下蒸上喪無日矣汝知而不舉罪亦同坐聽我
教首之可也務子固嫉雄之寵承老軍教密白于周

夜語隨錄 卷之二 二 爲雄

此時周難堪矣

周如此發放豈
遂為完事耶可
發一笑

夜讀隨錄

卷之二

三

周大怒入宅護其夫人夫人曰女日夜在我側不離
跬步何所見聞輒來唧聒其為選事乎即好選事亦
不應自饒乃爾正所謂自將馬補向頭上戴者尙堪
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周忿極愧極反目大閱女涕
泣不食周杖雄二十逐之出境雄無依棲身泚州一
古廟中一日乞食已方清夜自傷忽見女至前謂曰
子勿憂以天地之大何處不可托足請與子偕隱何
如雄見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外別無長物

富貴而叔不敢
遠認蘇季之言
豈妄也耶

子雖鍾情之篤我寧忍見子為乞人婦乎女曰何至
于是子姑携我向湟中有我在保子一生喫著不盡
也乃相與之西寧女出貲置房產器用僕婢儼然富
室而雄竊察之初不見女有一囊一篋良不解取給
何所殊為懷惑居無何會其叔錡因公至湟中遭雄
子闖闖間乘肥衣輕不敢遠認誦諸市人僉曰河州
楊公孫也新寓于此纔半耳錡快快歸逆旅使老
僕密偵之果雄也僕私詰其家傳語曰郎君何以發

夜讀隨錄

卷之二 噶雄

三

頹明大義

迹。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郎君獨不一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干女。女曰。大恩不可忘于路。人。况從父耶。且子為富家翁。而使叔寄身傳舍。可乎。雄乃往謁。再拜啟請。語許之。甫登堂。姪婦出拜。視之。周女也。大驚。密詢其故。雄具言之。語嘆異。默思。子來時。不聞署中有失女事。豈其本官諱此。恐招物議耶。是二日。便歸河州。啟周屏左右。備述所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得有此。然不可不究。

此時方醒

前以何不問明
來歷以女歸之
此刻又云門戶
相當年歲相匹
願妻以女哉周
非前昏而後明
也特見雄此際
為富家郎貪其
富而忘其醜巧
作一片慷慨語
以欺其夫人耳

竟也。亟使人往擒雄。至嚴鞠之。得其端委。忿曰。奈何使妖物久假吾女之名而不歸。玷吾帷薄乎。商確于夫人曰。雄之祖生為此處副總戎。與吾家門戶正相當也。女十七。與雄同庚。年歲適相匹也。卽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花燭之夕。忽見西寧之女。先已在室。雄獍皇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事迴避兒。雖是狐。今實為報德來。子年少。固不能晰。昔令祖官此地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被

夜語

卷之二 鳴雄

三

五深為周公所不取也

夜譚段錄

卷之二

三

獲令祖憫之。縱之使竄。屢圖報復。不得其間。茲得乘
為之非此為水上人。夙願償矣。然苟非子與周文有夙緣。兒
亦無能為力也。言訖出戶。旋失所在。眾始悟此因果。
狐實曲成之也。謂之狐媒。
闕齋曰。予從先王父鎮河湟時。雄甫二十餘。已在材
官之列。女亦無恙。曾一至署中。上下目睹其婉媚迴
異儕俗。洵佳人也。雄後官至叅戎。周女誥封淑人。四
十卽致仕。居河州。猶富甲一郡云。

蘭岩曰。一狐耳。數十年之恩。猶切于心。而身報
之。乃人有昨日之恩。今日忘之者。抑獨何歟。

劉銀工

銀工劉姓。汀州連城人。乾隆丙子入都。道經汶上。宿
逆旅。適有番禹許生。公車北上。與劉同舍。有少年甫
弱冠。眉目如畫。云是江右人。預委裝于室之東北隅。
比許至。已無隙地。主人不欲留。許殊窘迫。少年曰。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店中果無容鄰地。耶。與小弟同榻。

少年慷慨如此
便自不凡

夜譚遺錄

卷之二 劉銀工

三

神奇可驚

可也。主人乃留之。許曰：少年大喜市酒肉饗焉。劉亦得醉飽。既就枕席，睡未安，忽聞少年厲聲曰：奈何無禮至此？汝視我為何如人耶？許悄然不發一語。既而少年作怒哂聲曰：此亦錯怪汝。汝未知我之伎倆耳。姑一試，使汝知之。言未絕，隨聞剗然一聲，白光如匹練，出自帳中，繞室如飛電，寒侵肌骨。劉汗下如雨，屏息不敢少動。一食頃，少年喝言：住！白光旋斂。少年下牀，結束曰：苟非劉丈在室，蠻崽尙得活耶？更至劉前。

爽快

少年周折之至

謝曰：年少性躁，適間驚擾，方寸不安，少有饋遺，聊贖愆罪。前途尚有銳務，須早發。幸左顧勿見拒也。亟委一柿黃布囊于枕畔，啟扉徑去。良久，劉心始定，呼許詢之。許大愧惡，力叩之。乃吐實曰：初見少年，姣好深慕之。既抵足，肌膚滑膩如脂，試握其足，不動，拊其髀，又不動，不禁心大蕩，欲以龍陽君待之。亦酒醉所致耳。詎意其大有神術耶？早起，劉怪許無眉，許亦訝劉短鬚，大驚，及相與束裝，毛髮悉在衾中。方悟夜間白

乃大孟浪乎

抑何神

光迅飛時盡為所削而不覺也。劉私啟所委布囊得白金二笏。至京營運遂成巨商。許下第肄業成均。每病卒。劉常出入文公子士玉之門。故公子能詳之。

蘭岩曰：飛仙劍客世所恒有。奈何夢夢欲以龍陽君待之哉。其不為所誅也亦幸免耳。○白面少年隻身逆旅。非大有過人處。鮮不遭窘辱矣。許生功名念切。甫獲一席之安。淫心輒熾。幾蹈不測。固亦宜然。獨不解少年慷慨留之。抵足炫

以姣容親以柔體。不已冶容誨淫哉。或藉此一示其神術耶。

蝟精

昌邑胡輝岩為予言。其鄉禾稼將登。有列蘆棚于田間。令子弟夜宿其中。以防竊刈者。連棚十餘。一童子余姓。年稍長於其儕。獨居一棚。居無何。日漸昏。羸父兄怪而詰之。不吐實。乃陰囑諸童子。密覘其所為。是日薄暮。諸童戲于塋土。瞥見一醜女人。徑入余棚。諸

醒而或入胡不
自量

毛遂于人卒不
見殺耶
可謂情癡

童恐怖奔告其家。其家人糾合同井，執鋤鋪往觀。女
人已出棚，向西去。面色如瓦，獸巨口大目，蹠蹠而行。
逐之二里許，倉卒入亂草中，不復出跡。之得一穴，大
如屋，黝然而黑，不知胡底。因羣聚定策，積枯穴口，燒
烟熏之。有頃，一物突出，冒烟而奔。衆譁四走，物勉行
數十步，卽不復動。衆漸集驗之，則一蝟死田間耳。剝
其皮而張之，大半畝，厚數寸，刺長二尺餘，作殷赤色。
割而分其肉，怪乃絕。余氏子獨啜泣，以爲磔其麗人。

也。胡至今尚藏皮一片，每出以示人焉。

蘭岩曰：苟遇情人，雖與以南威西子，不易也。人
亦自美其所美耳。余氏子安得不泣。

小手

舅氏海公爲驍騎校，好道，自號捉心主人。居東直門
外樓子莊，去城三四里許，常奉祀一狐。親友求見者，
主人先白狐，狐自壁竇中出一小手，與客把握，肥白
奕奕，如六七歲小兒。其談論必因人而施，聲如燕子。

狐不可犯乃如

不備必先知之

數何能逃一語
絕多少管曉光
怨

力求一見終不許或潛窺之輒隱身壁角讓曰何故
來此尋覓欺我不敢打耶隨有石如卵大飛落窺者
面旁相去顛頰間不容髮咸驚張失色亟揖而謝之
一日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狐曰三日內勿往往必
有悲主人乃止會軍政在卽本參領先期較閱主人
不得已就之馳驟間馬忽蹶墮傷左腕遂為廢人罷
職家居每至薪水不供未免室人交謫狐獨慰之曰
安常守分盡此一語莫非數也是正可以優游何事怨對室人遷怒曰仙

人不食人間烟火自無需于日用吾輩凡人一日無
柴米一日不得過烏得不鬱鬱耶狐哂曰發福發財
會各有時何不能少待耶我本欲報汝家數千金以
時未至故不無少俟今既不能耐不得不躁為之乃
教主人購南鉛數百斤納入竇中戒勿窺伺由是每
夜二更後卽聞房中風匣聲五更後始輟七七日呼主
人至竇前以白鏹授之翹邊細絲悉成紋寶主人驚
喜男女六七人往來取藏竟夕始竭權之得五千金問

仙傳錄金 卷之二
狐此從何來可以駐世否狐曰我與君夙有緣故用
一施仙術燒煉相贈非齊奴物也是非廢物何不可
駐世之有君第用之無疑慮我亦從此去矣主人切
切挽留不聞應答久愈寂然蓋已逝矣主人感其德
為主虔祀之以金營運數年財雄一鄉今漸衰矣
蘭岩曰此狐不可多得非以其以財贈也嘉其
以義交耳

蜃氣

陶愛空濛頗有
意致繼乃茫然
彼愛空濛者亦
第覺息疲足耳

平遙陶賈販貨至巴里坤過西海子佳景雨初霽海子籠
重霧山色皆失陶愛其空濛暫憩一樹下俄而霧散
隱隱見海中有兩山並峙中間一抹雲氣橫如白練
雲漸濶忽現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雲表數
之得五級俄七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二級色如虹
繞塔盡現樓閣千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
須臾變化陶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驚怪而
已少焉及闕半浪浮屠亦漸斂縮只餘八九級大風

幽境可想

夜。謹。閱。金。一。卷。之。二。神。化。不。測。筆。亦。具。句。忽。起。波。浪。拍。天。樓。閣。浮。屠。片。片。吹。如。碎。錦。頓。刻。都。滅。陶。冑。風。而。行。至。營。中。質。諸。土。人。始。知。為。海。市。云。

清和民

清和民某甲夜還自城跨一驢獨行郊野慎入墻間。乖迂殊甚忽有人在後呼其名甲策蹇不顧其人追呼甚急指顧間亦在驢背以兩手環抱甲腰手如水且牢不可脫甲故有膽陽作不知而陰解腰纏驀然出不意反縛之並繫已胸其人窘迫絮絮求釋不絕。

此殊不可解

甲置若罔然急馳而返至門大呼捉得一鬼來矣家人燃火出應甲已棄鞍解縛所負化朽樁一片不復有人矣。

王京

王京者宜君砲手參戎出署京備三砲于轅門次第燃之其二皆匆匆而鳴矣其一久之久之不鳴也參戎出且歸矣京懼責跣足于炮口試窺之砲或大震京昏絕仆地同事負之歸家皮膚如墨而兩目獨炯。

人既不死而帽復完好真大奇

事

不。言。其。妙。一。卷。之。二。
炯。纓。帽。直。飛。去。十。五。里。外。三。道。墩。塘。汛。兵。得。之。竟。完。
好。不。毀。半。年。後。始。愈。面。色。如。豬。肝。滿。布。癩。點。如。靛。青。
者。數。百。餘。大。似。蓮。子。雖。妻。子。亦。不。復。識。無。論。親。故。七。
情。俱。昧。不。言。不。笑。亦。不。行。立。但。能。坐。卧。每。見。人。來。探。
或。獨。居。一。室。輒。舉。手。向。天。張。口。作。炮。聲。云。轟。

蘭岩曰：七情俱昧。形如木雞。王京可謂悟道矣。

詭黃

詭黃者。不詳其里居名字。以所為詭秘。有邪術。往往。

作惡不淺

世間固不之此
等人

以術致良家婦女于幽僻之處。而淫之。不翅什伯。故
人皆稱之。如此性疑。一妻一妾。防閑獨密。妻固郡中
大家女。少艾而美。妾亦不惡。有玳官。年十七八。貌姣
好。夙以龍陽之技。毛遂于黃。雖日觀。觀于其妻妾。終
礙黃。無側足處也。巨商某有子婦。艷絕。見者咸擬為
神仙中人。黃偶遇之。于佛會神為之往。乃偽為星士。
得其生身甲子。黃夜作法。致之于書齋。恣意淫媾。興
闌。仍以法遣之去。玳于窓隙中。窺見之。心大動。乘間。

可惡之甚

何邪之速此謂
以術自弄

復遭強暴快人
心自
取却無苦想亦
徑車就熟路耶

恐後庭愈不能

夜讀隨錄

卷之二

盜得其書復餽知黃妻妾年甲隱城外一廢寺中夜
半如法拘之初無動靜一餉時聞檐外簌簌有聲啟
戶視之則黃之妻妾白身而至形如中酒玳驚喜相
半徐徐扶之入殿次第汚之會有少年五六輩夜獵
歸道經寺前下馬小憩聞殿上有笑謔聲羣執炬排
闥而入玳大驚不知所出眾以火燭之咸訝曰美人
難再得也遂合解衣更番姦騶玳亦不免後庭雞再
鳴始闕然捨去二婦創甚四體不能舉玳大窘欲作

法遣歸而顛倒持咒法不復驗窘甚遂捕逃二婦裸
卧至日中為遊人所見鳴諸太守郡人有識者曰此
非詭黃之妻妾耶天何報此惡人之速也太守鞠二
婦盡得黃平日所為拘黃至嚴刑撈掠黃歷歷招供
太守大怒立斃杖下二婦官醫後有見玳于邵伯舟
次者已變服為黃冠矣

恩茂先曰因果之說人多不信觀于此尚有疑
義哉近聞京師有某生短視而善謔每與其同

學遊行。見婦女必指點論其妍醜。佐以穢言。值上元夜。復從其類。踏月看燈。天街士女如雲。暮逢一少婦。坐車中。躡足于轆。衆共贊此婦大妙。生亦神狂。謔浪不已。咸隨車行數十武。生日。彼躡足于轆。有能捎得其鞋者。當共醵金錢。沽美酒以謝之。一少年友挺身自任。曰。作此事。捨我其誰哉。急走至前。順勢捎之。車速力猛。並脫一襪。婦驚仆車中。白足畢露。衆悉鼓掌。輿夫知勢。

不敵。急驅而去。少年以手提鞋。以鼻嗅鞋。而詡于衆曰。手段莫高強否。衆佩服。醵飲而散。生歸見其妻。哭于房。驚問所苦。妻不顧而唾曰。汝尚得爲人耶。予今晚自母家還。行過四牌樓。見汝偕十餘惡少。誼詼街上。指我戲謔。神情已大不堪。旣又或前或後。隨車不去。我正不測汝輩欲何爲。乃羣于狐羣狗黨中。走出一少年。徑至車前。來捎我鞋。驚惶間已失鞋。且並脫去一襪。萬。

名言錄
卷之二
目共睹。出駭盡矣。汝猶從旁大笑。汝尙得爲人耶。生始悟。夜來所弄者。卽其妻也。坐索隻履。單襪而審視之。果與所捐者。分毫不爽。雖悔恨亦無及矣。由此觀之。所得者小。則所失者亦小。所得者大。則所失者尤大。因果之報。如影隨形。誰謂天高遠而鬼神杳渺哉。
蘭岩曰。以術淫人。自遭顯報。乃並不假之外人。而卽以自用之人。反而施之。不亦快哉。

